

言語学は僕の歩く道

這本論文的完成，我必須先衷心的感謝指導教授竺家寧先生。感謝竺師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的諸多啟發。跟隨竺師八年來，在自由開放的師門之下，能夠愉悅的學習、思考，並且獲得包含與體諒，是我所格外感恩的。

在博士論文兩階段口試過程中，指正論文缺失並提供寶貴建議的師長們，他們是：曹逢甫先生、楊秀芳先生、洪惟仁先生、林慶勳先生、羅肇錦先生、姚榮松先生和許長謨先生。感謝七位師長具體的提出了不同層面的修正意見，讓這本論文的錯誤減少到最低的程度。

其次，我要感謝在學士、碩士、博士三個階段，提攜、鼓勵我的師長們，他們是：周世箴先生、張端穗先生、甘漢銓先生、呂珍玉先生、蔡宗祈先生、李立信先生、謝海平先生、黃靜吟先生、鄭阿財先生、許東海先生、蔡榮婷先生、張慧美先生、周浩治先生、劉又銘先生、簡宗梧先生、林啟屏先生和王文顏先生。

再其次，我要感謝多年來，始終給予我許多學習機會的學長姊們，他們是：董恕明教授、丁亮教授、王松木教授、江俊龍教授、周西波教授、洪藝芳教授、周碧香教授、周美慧教授和陳麗雪教授。尤其感念藝芳教授引薦我回到澎湖，使得本論文的調查工作得以順利開展。

最後，我要感謝慈愛的母親以及兩位兄長：呂宇鐘醫師和呂詠彥博士。母親總在我人生低潮時，關懷並引領我前進的方向。兩位兄長雖年長我許多，我們的情感卻是極其深厚的。大哥事親至孝、待人和善，二哥謙沖內斂、善於思辯，皆是我這一生需要多所學習的榜樣。

我最敬愛的父親，在九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間離世了……

緊皺的眉頭，再也鎖不住思念的淚水……此刻，僅能任憑它們恣意的向地心滑動。有生以來，第一次深覺生命的無助。來不及說的話，再也沒有機會說了。最後一通電話所叮嚀要購買的畫冊，再也沒有機會送到父親的手中了，共同生活的點滴，此刻則輕聲的畫上了最後一筆。父親走了，永遠的離開了，再也不會回來了。「遺憾」二字如何書寫？或許只有經歷過，方才曉得這種切身的痛楚。「人生過後猶存悔，知識增時轉益疑」，言猶在耳，而他老人家卻已安詳的闔上雙眼，就在那個靜謐的夜裡。

故鄉澎湖的海潮聲依舊，伴著 Barbra Streisand 的歌聲……腦海深處滿是父親生前開朗的笑容。懷抱著初哀，當繼續勉力從事澎湖群島語言調查的相關工作。

望著父親的遺照，只想再告訴老爸爸：言語学は僕の歩く道。